春申舊夢

文：老上海 畫：李家裕

沒有條件眞箇銷魂

「有什麼前途？問芝！」

「我是他的女朋友。」

「是外室吧？」小張笑了。

「我承認，不過，我們不會有最後一件事。」

「你不肯？他倒可以忍耐？」

「他沒有條件眞箇銷魂。」

「你倒忍得住？」

「在道義上我要忍。」任問芝笑了。

「你很偉大！」

「遇一個時期再說。」

「到忍無可忍的時候，我有機會了。」

「休存此想。」任問芝搖頭。

「快到卡爾登公寓了。」

他們後來握別于「卡爾登」門外，小張吹着口哨回去，旋律是扭秧歌，他已聽熟了。

筱胡蝶進場那天早晨，陽光普照，下午兩點，小張得到筱胡蝶的電話：

「今夜來不來？」

「當然要躬逢其盛，我訂了花籃用本姓名張文聊表寸心而已！」小張說。

「你幾點來？」

「我九點二十分到五十分，也不叫別人坐枱。」

「那是沒有體面的，也要叫別人。」

「恭敬不如從命。」

「我此刻剛進理髮店，晚上見，有一點要聲明，你不必買票把我帶出。」

「有人了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再見！」

小張晚上九點五十分抵「大都會」，門前花籃即有不少，到場子裡，遇到些賣賣的手帕交，他親者無睹，在壁角坐下，四眼陳來問他是捧筱胡蝶場嗎，答道：

「也沒資格捧場，在她來之前，我叫兩個舞女，第二個走後，我也不再叫了。」（二八五）

二七三：英俊的男士

俗語說，清官難審家事。何況，她老人家還不完全了解文慧和志邦夫婦間的問題。不過，文慧也明白，姑媽是爲她好，爲她着想，可是，姑媽不明白，不是她肯容忍問題就可以解決，而且，她認爲自己的容忍已經到了極限。

「阿慧，你千萬不要衝動，不要做出什麼傻事。」姑媽又說，「阿正和阿茜也還小，他們需要一個父親，一個完好的家，所以，你千萬不要想到離婚，那是迫不得已的事。」

「我知道的，姑媽。」文慧吁一口氣，然後在腦上努力想起天晚說：「今天是陳欣生日，不要說這些煩惱的事了。」

「好，咱們到外面去，散開一下。」姑媽站起來，和文慧一起走出大廳去。

這時，客人差不多到齊了，梁欣的同學已經幫忙把一個大生日蛋糕推出客廳，準備讓壽星女切蛋糕。

梁欣走到文慧面前，身旁還有一位高大英俊的男士。

「慧姐，我給你們介紹一下，他叫史提芬；這位是我表姐，叫文慧。」梁欣笑着說，靠在史提芬身邊，一副小鳥依人的樣子。

「哈囉，文小姐，你好！」史提芬伸出手，禮貌地和文慧握了一下。

她感覺到，他的手柔軟而有力。笑容的背後，是從兩道濃眉下面散出來的深邃的目光。一般男性的魅力使文慧也不禁注視了片刻。

「請問貴姓？」她也禮貌地問。

「我姓楊。」他露出一個溫煦的笑容。

「什麼楊先生，聽來好別扭，叫他史提芬好了！」梁欣在一旁嚷叫。

迷霧 陳浩泉

二八五：男人發誓

李太畀阿占啜了幾下，誓話不變，結果也都變晒！

阿占吻了耳珠又白蛇吐信，捲入耳窿。

阿占曰：「你老公還你老公！」

李太當堂觸電，阿占趁勢將之推於床上，咪咪然曰：「依娃，我好想你也！」

李太畀阿占啜了幾下，誓話不變，結果也都變晒！

李太雖然不語，阿占又曰：「我眞係好想你喫，你要一解我相思之苦至得。」

李太曰：「你想佔有我！你D男人，冇個好！」

阿占曰：「我一定對你好，放心！」

李太曰：「如果我畀了你，你又不是咁講。」

阿占曰：「依娃，我可以發誓者也！」

李太曰：「不准發誓，男人發誓多餘，我老公夠已經發軟蹄。」

阿占曰：「任問男人見了你，都想百厭。」

李太曰：「不准再進一步喫！」

阿占摸李太之玉臂，越摸越上。

李太着了闊袍式睡衣，阿占隻手滿流而上，到了香肩，輕輕撫摸，嘆曰：「你D皮膚眞滑溜！冇得彈也！」

現代江湖實錄之十一

愛滋狂人

■田長歌

二八五：一鴛兩鴦孤凰雙風

鴛鴦廠 人主題攝影 文 周鳳

兩女扶持陳其禮出池，乾身上床，受麗同珮姬，爲他分途作上下身兩段按摩，她們交替着吻他。「我不是勉强忍耐，而是不願不尊重你兩個——愛情是神聖的，換過來，我爲你們獲得滿足服務吧。」他說罷，便扶她們仰天睡下，張開玉體，欣賞她們的新剃羔羊，兩個美人已自咬牙切齒，呻吟哀求，低呼「大哥大」。其禮分用左右手，爲她們撫慰，然後兒斯，曼麗最先亂抖亂踢，珮姬緊緊住他親咀：

「你必須現在告訴我們一個雙洞房的日子。」他說完後，捉着其禮：「快點吻我！」一陣狂咬，最後都長嘆一聲，安靜下來。

「你不要快樂？」良久兩姊妹問他，他沒法兩個道：「我留住吧，已很快樂了！我眞浪熱的毛巾，爲你們清潔吧！」他奮然起來，行人浴間，開了滾水喉，擰了兩條毛巾來爲她們敷着——「唔，舒服！」珮姬鋪開了錦被說：「你的好心，我領水遊記在內心！你睡中間，我們是你的心上人了！」其禮已打呵欠：「你們明天午間歸隊去台北，後天早上飛香港。我們睡到十一時，送你們走後，我乘汽車到台中登快車，坐今晚六點班機先去香港。後天你們到了以後，活動完了——到這家酒店餐待檔台，便可查到我的房間號碼。」

曼麗摸出小本子，其禮寫了拍那查，並寫了總機電話。三個這才安睡，直到早上八時。

其禮先醒，他將溫度調到二十三度，欣賞她們的睡態。然後輕輕地蓋好毛毯，自入衛生間。出來時，珮姬已醒，他臂沼呼其禮：「早安！你來再睡一會！」其禮輕輕進入熱被窩，珮姬抱他貼在胸前：「可以到香港後，你答應？」不等回答，便同他吸吻，一面，探他低聲說：「你儲蓄，當眞不要快樂。」

「這不是坑一次的事，因爲你同她竟迷信我，那你兩人應圖個長久之計！我是明顯地很迷分身有術的了。」他暗中撫慰她，吸她的杜鵑紅道：「你又動了興？可知日本有個女星名叫蜜流？」說至此，有隻手伸過來緊緊把住了他的飛毛導彈。

「你醒了，曼麗！」其禮讀到她心窩上亂吻，他沾以吻安慰她們，然後起床，三人作了熱水晨浴：「叫早餐上來吃了你們去歸隊！反正我今晚趕香港，後天——「不吃了，我們下樓去同大家用早餐吧！」

兩姊妹同他吻別：「不可再失信了，香港天氣新適合！」曼麗用力捏了他的俊臉蛋兒，兩人匆匆暫別了。

其禮竟趕上了當夜七點班機，他在機場打話訂了柏那渣的大房，却回到王歡芳身邊。

風言蜂語

是否太多

據說英國並無要求香港撥軍費。那香港可能錢太多了。

也是辦法

輕鐵虧損準備加價。爲何不考慮節省開支？

因爲有效

又一批公務員因薪酬問題遊行。因爲過去這是個有效的辦法。

一七〇：家庭大陰謀

城市家族

■辛劍

自從和家姑作一夜長談之後；自從那天早上，和家姑一起去佛寺拜佛，然後在靈位放置堂，拜祭亡夫卜獻民，素菲回到家後，她就跌入自責、自疚、自痛的沉淵裡。

她去汽車城總寫字樓上班，坐在亡夫辦公室裡的桌邊椅子上。想起往日，他每天坐在這裡，治理汽車公司事務，簽文件，十分忙碌……

而自己，大概活得太舒服了，竟肯聯同，不，她並沒有行動，只不過同意舊情人獻國幹的，謀害兄長勾當罷了。儘管這樣，她仍然覺得自己罪大惡極，竟忍心狠心，把一個對自己恩重如山、愛得深刻的丈夫害死……把他從卜家事務辦公桌邊消除掉！

——我爲什麼要這樣做？我爲什麼要這樣做？

和不幸家姑彼此交心，她有了更深入的了解。

這趟，豪門在分家前，闔家搭遊艇作遊海之樂，長子卜獻民的消水失踪遇難。

其實，也不是卜獻國一個人野心勃勃，所謂要復國興家，搶回失去的女人和兒子。不過，這是一個家庭大陰謀，爲老的，要清除異己後代！

卜獻民，不是老卜的親生骨肉，他是媽媽懷着胎，才嫁老卜的。但他精乖靈俐，聰明才智，爲人厚道，充滿愛心。他把卜家事業，搞得多好，他漸漸開始掌握卜氏機構大權，他在社會有威信。

而老卜的親生兒子獻國不爭氣，做花花公子，遊逸玩樂，並加入黑社會，向父親勒索，老卜一氣之下，把他放逐美國。老三卜獻嘉，對事業無魄力，庸庸碌碌，一心分老父的產業，然後和妻子移民外國，長期享福。他什麼也不想做。

老四卜凱玲是律師，外嫁女，她是有點頭腦和本領，但老卜不可能把事業寶座讓她坐上去。

于是，他只好扶獻民坐這個位子。但他隱隱憂慮的，此子並非己出，終有一天，他會把自己的江山奪爲己有。

二八五：男人發誓

李太畀阿占啜了幾下，誓話不變，結果也都變晒！

阿占吻了耳珠又白蛇吐信，捲入耳窿。

李太當堂觸電，阿占趁勢將之推於床上，咪咪然曰：「依娃，我好想你也！」

李太雖然不語，阿占又曰：「我眞係好想你喫，你要一解我相思之苦至得。」

李太曰：「你想佔有我！你D男人，冇個好！」

阿占曰：「我一定對你好，放心！」

李太曰：「如果我畀了你，你又不是咁講。」

阿占曰：「依娃，我可以發誓者也！」

李太曰：「不准發誓，男人發誓多餘，我老公夠已經發軟蹄。」

阿占曰：「任問男人見了你，都想百厭。」

李太曰：「不准再進一步喫！」

阿占摸李太之玉臂，越摸越上。

李太着了闊袍式睡衣，阿占隻手滿流而上，到了香肩，輕輕撫摸，嘆曰：「你D皮膚眞滑溜！冇得彈也！」

二八五：真天不能過於人

巴耶夫只微微一笑，然後又搖搖頭。

女兒望望父親，進一步說：「赫魯曉夫同志應該是明智的領導人，將一如既往地執行斯大林時代的一切政策的，所以，援助中國的國際主義義務，他是不會拋棄的。因此，爸爸您是不必太憂慮的，對不對？」巴耶夫嘆嘆氣，「許多事情，不會像你所想的那麼簡單的。」巴耶夫嘆嘆氣，「乖女兒，總之你要有心理準備才好，回國後我們的日子不會像現在那麼好的。」

「爸爸，」娜塔莎忽然有點緊張地說，「我想的是另一個問題，我可以說出來嗎？你不會責怪我嗎？」

「何必吞吞吐吐？」他馬人換回笑臉，「女兒有什麼問題，是不該對爸爸有所隱瞞的，對不對？況且，爸爸從來就很疼你的。」

「這——」她想了好一會，終於鼓起勇氣說了，「爸爸，我和阿達沙的未來婚姻問題，你又想了沒有？」

「哦——」他沉吟半晌，「這確是個問題。我可以坦白對你說，我是很喜歡這個中國青年人的，我也不反對，你們將來結婚。問題是，這關係到中蘇兩國的公民關係，中國方面會否答應，我不敢相保，這自然又和未來形勢的發展有關；若然兩國關係弄僵了，這就麻煩了。」

情族異 ■丹青

二七〇：家庭大陰謀

城市家族

■辛劍

自從和家姑作一夜長談之後；自從那天早上，和家姑一起去佛寺拜佛，然後在靈位放置堂，拜祭亡夫卜獻民，素菲回到家後，她就跌入自責、自疚、自痛的沉淵裡。

她去汽車城總寫字樓上班，坐在亡夫辦公室裡的桌邊椅子上。想起往日，他每天坐在這裡，治理汽車公司事務，簽文件，十分忙碌……

而自己，大概活得太舒服了，竟肯聯同，不，她並沒有行動，只不過同意舊情人獻國幹的，謀害兄長勾當罷了。儘管這樣，她仍然覺得自己罪大惡極，竟忍心狠心，把一個對自己恩重如山、愛得深刻的丈夫害死……把他從卜家事務辦公桌邊消除掉！

——我爲什麼要這樣做？我爲什麼要這樣做？

和不幸家姑彼此交心，她有了更深入的了解。

這趟，豪門在分家前，闔家搭遊艇作遊海之樂，長子卜獻民的消水失踪遇難。